

## 执著地寻找天堂

###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解析

文学就是讲真话的谎言。

——胡安·鲁尔福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  
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  
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老子：《道德经》



## 引 言

在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发表后两年，一部仅有150页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问世。这部小说以其新奇的写作手法、复杂的叙事结构、深邃的社会主题和娴熟的语言运用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来自欧洲和北美洲非西班牙语国家，而后再轰动了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文坛，阿雷纳斯（Arenas）曾这样描述书中的主人公形象：“在墨西哥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佩德罗·巴拉莫，却不知胡安·鲁尔福何许人也，甚至没有读过原小说。可以说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比他的作者和小说本身更有魅力。”<sup>①</sup>胡安·鲁尔福被认为是墨西哥最好的小说家，是墨西哥新现实主义、民俗主义、印第安主义的先锋，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佩德罗·巴拉莫》的问世，也使鲁尔福在国际文坛拥有显赫的声誉，被称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西班牙语世界的伟大作家”、“墨西哥文学大师”、“墨西哥最著名的两、三位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被誉为“拉丁美洲最佳小说之一”，“当今世界文坛的最强音”、“文坛的神话”。《佩德罗·巴拉莫》已经成为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之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文章难以计数，仅专论就达数十部之多。

借用著名文学评论家温贝托·埃柯（Umberto Eco）的说法，《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开放体小说”，她拥有多重性的叙事结构，有开放性的时间与空间、留有大量令读者联想与参与的空间和空白；每个读者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结论，而读者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

阿雷纳斯：《烈火中的巴拉莫》P.63

发现 都会在小说的迷宫中有新的体验。

在书中 我们试图以心理学家荣格 Jung 的象征意义转化的理论 挖掘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文本中隐藏的内容 以巴切拉德 Bachelard ) 的观点诠释小说的时空结构 ; 并且借助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 有关墨西哥的国民性的论述 对小说中人物孤独的主题及孤儿情节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

我们还试图从墨西哥的传统文化出发 , 从古代印第安人的宇宙观、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对生与死的理念出发 , 分析小说的时空结构和生与死的主题。全书分两大部分 , 即小说的时空结构及生与死的主题 ,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新的诠释。二者之间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一部分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 为我们第二部分的主人公 无论是‘ 活着的 ’ 还是 ‘ 死去的 ’ 的人物 提供了活动的时间与空间 并且让他们 ‘ 讲述 ’ 在柯马拉 ( Comala ) 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及他们各自的经历 “ , 讲述 ‘ 他们如何在这些时间与空间内寻觅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天堂。

对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研究 无论是时空结构还是生与死的主题 并非什么新的命题 但是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新的、有别于其他评论家的假说 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论及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空间结构 大部分的批评家及鲁尔福小说的研究专家认为 , 柯马拉仅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象征世界 : 一个是逝去的天堂 另一个是今日的地狱 / 炼狱 。 而我们在对小说的研究中发现 柯马拉存在着三个不同的、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度空间结构 : 一个是仅仅留存在小说人物记忆中的半是真实、半是理想化的伊甸园 ; 一个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时间结构中的、人们亲眼看到的或亲身经历着的地狱 / 炼狱 ; 而第三个空间是属于现在以及将来的阴间 在这个地下的世界中 , 一些 ‘ 活着的死人 ’ 仍然享受着幸福或爱情。这个地下的 ‘ 第三世界 ’ 既有别于已经逝去的、远不可及的天堂 , 又不同于那个令人恐怖的地狱 / 炼狱 对于柯马拉

的居民来说她是一个新的空间，他们对她抱有期盼、抱着幻想，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希望、他们死后的天堂。

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存在着三个“三重结构”，由上天——天堂、大地——地狱、地下——阴间构成的“三度空间”，由久远的过去、迄今的现在、今天与未来组成的“三重时间”，而第三个“三重结构”则是由书中的各自代表不同象征世界的三个人物，即天堂——母亲、地狱——父亲、阴间——儿子共同构成的“三联亲缘”。

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在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群体中，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都会体现在他们的风俗、文化传统中，在文学作品中也会有所反映。对于古代墨西哥的居民玛雅人以及阿斯特克人来讲，生与死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为死亡意味着再生，死亡中孕育着新的生命，在他们看来，尽管生命不是永恒的，但生命力是不可摧毁的，是独立于时间、空间与物质之外的一种力量。基于墨西哥这种传统意识，在研究了玛雅人及阿斯特克人的生死观后，我们发现鲁尔福小说中的人物在不断地、执著地寻找着他们的天堂、他们的伊甸园。他们最终找到的这个天堂不是我们生活的尘世，而是死后获得再生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地下的、具有生命力的世界。因此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死后的空间，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芸芸众生，这一切都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那些“活着的死人”在这个世界里，在来世的阴间找到了他们的伊甸园。

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主题始终以生命—死亡为轴心，围绕着生与死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它的叙事进程。作者鲁尔福将死人作为主人公引入他的小说，并非要寻求恐怖的刺激，而是通过这个死人的世界，将小说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及社会氛围中。通过死亡这个主题，作者给书中的每个主人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比如，作恶多端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继承了他的衣钵的儿子米盖尔·巴拉莫之死，是一种希望幻灭的死亡；一生贫苦、命途坎坷的多洛德阿的死，对她来讲是一种解脱，她在另一

个世界、在来世中得到新的期望；而有的人物的死亡意味着再生，作者给苏萨娜·圣胡安及胡安·普雷西亚多的死亡，安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他们通过死亡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

孤独与孤儿情结是鲁尔福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佩德罗·巴拉莫》中更是有集中的表现。孤独与孤儿情结中又蕴含着寻觅，整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不断地寻找自我，执著地寻找天堂的过程。这种寻找集中体现在两个血缘上相互关联的中心人物身上：父亲佩德罗与儿子胡安。处于孤独境地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的寻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他所要寻找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苏萨娜的爱情，但是后者并不属于佩德罗·巴拉莫的世界——地狱，而属于另外一个有生命力的空间。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的寻找是双重意义的寻觅：一方面是儿子对父亲的寻找，对天堂的寻找，另一方面又是母亲与儿子的共同的寻觅，是失去了天堂的母亲陪伴她的儿子去寻找她心中的伊甸园。但是无论是父亲的寻找，还是儿子的寻觅都是以他们的死亡而告结束的，不过他们死的意义又有所不同，父亲佩德罗的死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意味着一个封建领主的崩溃，一个时代完结；而儿子胡安的死亡却孕育着新生，充满了希望与企盼。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不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的封闭结构，而是呈螺旋式的发展，在空间结构中向上或是向下运动，在时间结构中则在过去——现在——将来三点上运动，在生命的进程中又是沿着生命——死亡——生命这样一条运动轨迹。小说中的第三个空间——阴间，不再是柯马拉的另一个地狱/炼狱，也不像多数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即柯马拉是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封闭世界，死亡也不意味着对天堂寻找的结束。恰恰是在这种螺旋式的运动中，人们找到了出路，找到了希望，而这种出路与希望不仅仅是书中主人公的梦想，也应该是小说作者的初衷。

毋庸置疑 柯马拉地狱 / 炼狱般的气氛和她的居民在其中的煎熬 使小说充满了悲观与失望的氛围 但是我们又小说中依稀看到一点希望。这种希望的前景，并没有如书中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那样完全“消失”掉 而是处于半隐蔽状态 不易被人们发现。这种希望没有处在透明的浅层结构中，而是埋藏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 需要我们去寻觅、去发掘。似乎可以讲 鲁尔福的悲观主义是一种“透着一丝曙光”的悲观主义 在他的悲观主义中还可以看到乐观主义的倾向。

本篇研究试图对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做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 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人们所关注的、构成小说特色的时空结构及生与死的主题。我们希望探索另外一条研究的道路 不是基于犹太——天主教的传统，而是基于墨西哥的文化传统、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进行这种研究。在对鲁尔福作品的研究中 尤其是对他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探索中 这也许可算是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说吧。

为了便于读者对全书的了解以及我们进行分析的需要，我们不妨对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梗概按照原叙事结构的顺序做一介绍：

主人公“我”的母亲 在去世前要我在她仙逝后去柯马拉 寻找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一个叫做佩德罗·巴拉莫的人，并且要求我向父亲讨要他曾经答应给予我们母子的东西。充满幻想的我在酷暑的8月踏上了寻父的道路 在一个称作“相逢处”的地方 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布迪奥，我从后者的口中得知被称作“活着的冤孽”的佩德罗·巴拉莫早已经死去，而我要找的柯马拉也已经成为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以赶牲口为生的阿布迪奥将我带到了柯马拉 并且介绍我去爱杜薇海丝的客栈住宿。

爱杜薇海丝是我母亲年轻时的闺中密友，从她那里我得知了母亲多罗莱斯·普雷西亚多与佩德罗·巴拉莫的婚姻，并且知道母亲和我是如何被佩德罗抛弃的。爱杜薇海丝还告诉我，阿布迪奥

已经死去多年了。

在爱杜薇海丝的讲述中，还不时穿插着另一条叙事线索。我们听到了另一个少年‘我’在雨后的回忆 回忆他与一个叫做苏萨娜的女孩在多风的季节在山上放飞风筝，而他的回忆又不断地被母亲的呼喊打断。祖母让他去买东西，从祖母的口中我们知道他叫佩德罗。佩德罗继续他的回忆，我们知道苏萨娜最终离开了柯马拉 佩德罗因为家境中落 不得不去做学徒 除了学习拍发电报外 还要给师傅照看孩子 而且分文不挣。

爱杜薇海丝还向我讲述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米盖尔·巴拉莫的种种劣迹，以及他坠马而死的经历。她还能听到已经被杀死的米盖尔的坐骑在柯马拉的街道上奔跑的声音，并且告诉我米盖尔在死后曾来向她诉说他的死因。

米盖尔死后 佩德罗·巴拉莫请求柯马拉教堂的神父雷德里亚为其子祈祷 使他能够升入天国 遭到了神父的拒绝。无恶不作的米盖尔曾经杀害了神父的弟弟，又强奸了他的侄女。但是在佩德罗为教堂捐助了一把金币后神父违心地说：“他是可以用金钱买到拯救的。”晚餐时 雷德里亚神父在与被米盖尔强暴过的侄女安娜交谈时，不得不承认他的懦弱，他无力与权倾一时的佩德罗·巴拉莫对抗。

爱杜薇海丝对我讲述了米盖尔的事情之后，邀我在她的客栈的一间空房中住下。半夜时分 我被一阵哀号惊醒 那是一个被绞死的人的喊声。这时房门打开，一个叫达米亚娜的女人来接我去父亲的庄园‘半月庄’ 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讲过 达米亚娜在我小的时候曾照顾过我。从达米亚娜处我得知爱杜薇海丝也已经死去，而在我睡觉的那个房间里，曾有一个叫做阿尔德雷德的人被绞死，以后就将房门封死，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我随着达米亚娜离开客栈 准备到‘半月庄’去。

佩德罗·巴拉莫的管家富尔戈尔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阿尔德莱德 然后将他杀死在爱杜薇海丝的客栈中。他向佩德罗报告 家

中已负债累累，而最大的债权人是普雷西亚多姐妹。佩德罗决定向多罗莱斯·普雷西亚多求婚，后者听说佩德罗看上她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由于婚礼当日，多罗莱斯正值月经来潮，她请她的好友爱杜薇海丝代替她与佩德罗度过了新婚之夜。

在我前往‘半月庄’的路上，达米亚娜突然消失。我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我带到了——一个塌了一半的房子前，我见到了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从女人口中我得知达米亚娜也已经不在人世，柯马拉村中活着的人寥寥无几。他们二人是一对兄妹，因为孤独才凑在一起成为‘夫妻’。我在那女人的邀请下住了下来，并且和她睡在一起。但是半夜时分，我被热醒，出了房子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却在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中窒息而死。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主人公‘我’的名字叫胡安·普雷西亚多。我已经死去，在坟墓中与另一个死人多洛德阿在谈话，而前面所有的有关我的经历都是已经死去的胡安在地下回忆。在坟墓中，多洛德阿对胡安讲述了她生前的两个梦，一个是好梦，梦见她得到一个企盼已久的儿子，另一个是噩梦，是关于她的儿子如何得而复失的。她还告诉胡安不要害怕，他们还要在地下埋葬很长时间。”

助纣为虐的管家富尔戈尔命令‘半月庄’的人将牲口赶到其他庄园去，跑马圈地，强占他人的土地。米盖尔让达米亚娜好好招待多洛德阿，后者成为米盖尔的皮条客。富尔戈尔回忆起米盖尔如何为强占一个女人而不惜将她的丈夫杀死，而他的父亲佩德罗甚至拒绝以 5 000 公斤的玉米对女人进行赔偿。

胡安继续在坟墓中对多洛德阿讲述他母亲对柯马拉伊甸园式的过去的怀念，母亲回忆的声音始终陪伴着胡安回乡寻亲的过程。多洛德阿则对胡安讲述她的肉体与灵魂的分离，她的灵魂还在柯马拉地上受难。

米盖尔在临村寻花问柳归来时坠马而亡，消息传来，佩德罗不

禁回忆起他父亲的死曾导致他对大批无辜者的杀戮。而此次爱子米盖尔的死却找不到可以报复之人，他意识到这是命运对他的报复：“我正在付出代价 还是早点儿开始好 这样可以早点儿结束。”与此同时 神父雷德里亚也在回忆米盖尔如何“像一棵毒草”那样成为一个胆大妄为的恶少，神父本人也为此受到主教的谴责。

胡安在坟墓中听到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大坟墓中的独白，听她讲述她既有欢乐，又有不幸的童年。多洛德阿告诉胡安这是佩德罗的最后一位妻子苏萨娜·圣胡安在自言自语，并且讲了苏萨娜的母亲病。胡安在坟墓中还听到了一些冤魂的声音，从多洛德阿处他得知 佩德罗的父亲在一次婚礼上被人误伤而死 而佩德罗将参加婚礼的人通通杀死，胡安所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些冤魂的声音。多洛德阿还告诉胡安，在苏萨娜死后，佩德罗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使柯马拉的土地荒芜 变成了一片废墟。

富尔戈尔告诉佩德罗 苏萨娜回来了 但是似乎与她的父亲有说不清的乱伦关系。佩德罗欣喜若狂，命令富尔戈尔将苏萨娜的父亲杀死 以便将已经等待了 30 年的苏萨娜迎娶回家。而苏萨娜这时已经疯了 她每天沉湎于梦境 回忆与死去的丈夫弗洛伦西奥如漆似胶的爱情。

墨西哥革命爆发 佩德罗派人打入革命队伍 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 他的情感世界却是一片空白 他试图在其他的女人身上寻找苏萨娜的影子 因为“苏萨娜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女人。”苏萨娜最终在回忆中死去 死前雷德里亚神父为她做忏悔 而遭到苏萨娜的拒绝 她感到很平静 没有丝毫的罪恶感 临死前还在梦中与丈夫度过“非常幸福的瞬间”。

教堂的丧钟敲个不停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将苏萨娜的葬礼搞成了一个“盛大的庆典”。心灵受到伤害的佩德罗发誓要对柯马拉进行报复，“我要袖手旁观 柯马拉人就得饿死。”他果真这样做了。

佩德罗在苏萨娜死后 害怕在夜间独处，“害怕将他自己与幽

灵关在一起”。他每天孤独地坐在“半月庄”门外的椅子上，回忆着苏萨娜，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在黄泉路上赶上苏萨娜。

佩德罗的私生子阿布迪奥来向父亲求助，想借钱埋葬死去的妻子，遭到佩德罗的拒绝，酒醉的阿布迪奥拔出刀子将父亲杀死。而佩德罗已经知道他将死在阿布迪奥的手中；他心里祈求着，但是连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他重重地跌倒在地，身子像一堆石头那样崩溃了。”



## 第一部分：怀念未来

### ——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时间、空间结构分析

是否真的生活在大地上？  
过客匆匆，这里的日子不会久长；  
纵是玉石也会破损，  
纵是黄金也会断裂，  
纵是猛禽的羽毛也会撕碎；  
过客匆匆，这里的日子不会久长。  
——古代墨西哥纳瓦特人的歌谣



## 关于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时空结构的研究状态

自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1955年问世以来，批评界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结构给予极大的关注，进行了十分全面详尽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鲁尔福对小说的时空结构的设计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并且在书中留下了很多的悬念。

在分析小说的空间结构时，我们会发现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如“相逢处”。在那里，两个原来互不相识的同父异母兄弟胡安与阿布迪奥相遇，后者陪伴着胡安回到柯马拉。在另一个村庄萨约拉，主人公胡安“昨天”还看到孩子们在街头嬉戏、鸽子在天空飞翔，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这一切恰恰与“今天”的柯马拉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今天”的柯马拉这个小说发展的主要空间里，看不到人迹，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书中还涉及一些空间，如佩德罗·巴拉莫的庄园称为“半月庄”，这个充满寓意的名称，暗喻主人公的一生未能获得一个完全幸福的空间，一个“满月”的庄园。

除了这些在书中明确提及的空间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暗喻的、象征性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只有在仔细的阅读之后，在透过浅层结构进而对小说的深层结构进行解析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空间引起读者与批评家的关注，人们透过那些暗喻的空间，深入地剖析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才能发掘出隐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含义与象征。在分析小说的空间结构时，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小说中存在着两个象征性的空间，即柯马拉过去的天堂和柯马拉今天正在经历的地狱。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形成一种冲突、一种对立、一种强烈的反差。

里卡尔多·埃斯特拉达(Ricardo Estrada)在《〈佩德罗·巴拉莫〉的征兆》一文中指出，鲁尔福的小说中浮动两个不同的空间，一个是胡安·普雷西亚多所看到的、经历百般摧残已荒芜破落

的空间 另一个是留存在母亲多罗莱斯·普雷西亚多心中的田园诗般的世界；这两个空间属于小说中不同的时间，一个是眼前的幻象，另一个则是柯马拉遥远的过去。这两个空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以突出满目疮痍的柯马拉的“今日”和充满生机的“昨天”。<sup>①</sup>

乌戈·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 Hugo Rodríguez Alcalá 在分析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时指出，小说在两个世界的冲突与对立中构筑了她的结构，一个是地狱般的柯马拉，那是死人的世界，那里充满了恐怖，充满了“亡魂的呓语和鬼怪的对话”；另一个是伊甸园般的柯马拉，一个诗情画意的世界。他同时指出，这是一个“梦境中的天堂，一个回忆中的极乐世界”而这些回忆恰恰是那些经历了“今日”梦魇折磨的死人的回忆。<sup>②</sup>这两个世界、两个空间，相互交织、相互重叠，两个世界、两种前途的对立与反差，构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基本冲突与斗争。

何塞·卡洛斯·贡萨雷斯·鲍依索 (José Carlos González Boixo) 将生命与死亡的主题与柯马拉的两个世界、两个空间结合在一起，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对立的空間，生命代表了柯马拉的过去，而死亡代表了柯马拉的今天。胡安·普雷西亚多会一步一步地认识柯马拉的双重现实：一个是被母亲理想化的充满生机的村庄，一个在佩德罗·巴拉莫时代尚有一丝生机的村庄；另有一个对立的世界，一个地狱般的村庄，一个胡安未能逃脱的世界。读者可以清楚地体验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伊甸园般的柯马拉和地狱般的柯马拉。<sup>③</sup>

① 参见里卡尔多·埃斯特拉达《〈佩德罗·巴拉莫〉的征兆》P. 116

② 参见乌戈·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胡安·鲁尔福对天堂的怀念》Ps. 103—108

③ 何塞·卡洛斯·贡萨雷斯·鲍依索：《鲁尔福著作中的宗教因素》P. 168

在谈及小说的空间结构时，多数批评家的观点与上述看法一致，但是也有少数的批评家认为，柯马拉存在着三个空间，即天堂、地狱与炼狱。琼·弗朗哥，Jean Franco 曾做过以下的论述：

这一块土地既是天堂、是地狱、又是炼狱，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因此柯马拉“纯粹是地狱之门”，同时又是“一片碧绿的原野”，一片充满了蜂蜜及鲜奶味道的土地。在胡安·普雷西亚多的母亲充满深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银色的地平线，而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似乎充满了希望与企盼”，那是一个富庶的地方，是一片绿洲，充足的光线甚至在夜里也将大地照得一片雪白。①

露西娜·依内斯·梅纳 Lucina Inés Mena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叙事结构与社会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柯马拉的历史结构，对这三个空间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

第一部分，即天堂。叙事素材完全来自理想化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是由不同的人物直接的声音构成。理想化的回忆使他们沉浸于柯马拉的黄金年代，尽管这个年代已经逝去，但记忆犹存，完整地保留在那些人物的回忆中。第二部分，即地狱。包括佩德罗生活时期的柯马拉的全部历史，叙述了这个村落的发展以及她如何逐渐地衰败。这是一个没有爱情的时代，爱情的缺乏导致了柯马拉的毁灭，以及佩德罗的死亡。第三部分，即炼狱。死后的胡安·多普雷西亚多，通过他人或自己的回忆，叙述着柯马拉的彻底衰败与灭亡。

而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柯马拉所经历的这三个阶